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 
第一百二十三回 兩抄落卷小狀元再占黿頭 一語驚天大駙馬獨蟠龍腹

水夫人大驚，田氏及璇姑等俱失色喊救。素娥忙用拿法，屈著大指，跪入龍兒左手腕百會穴中，盡力一拿。龍兒大叫一聲，哭醒轉來，手足忽復發搐。鸞吹正歡天喜地趕來叫喜，忽見這般光景，渾身如澆冷水，問知緣故，向水夫人哭道：「母親怎把女兒一個文武全才的女婿，嚇得這樣！如今怎麼處呢？」素娥道：「不妨事，是驚氣入心，痰湧厥暈。被妹子一拿，痰已落下，故得醒轉；驚氣未散，故復發搐。只消取硃砂三錢，蟬腹七個，燈心二十寸，將硃砂懸胎煮服，即可癒矣。」紅豆、天淵俱說：「剛起一數，是立愈大象，還有大喜在後。」鸞吹方略放心。鵬兒忙回房去，與生勝並備湯藥。素臣知道，急趨進房，安慰水夫人道：「這小奴才自作自受，如此大膽，即死亦不足惜！況只受驚發搐，斷不至死，母親休得著急。」鸞吹道：「二哥你怎這等忍心！憑怎樣不好，也只八歲的孩子，他有本事搶元奪魁，就該歡喜。可憐被母親幾句重話，就嚇得這個樣兒，還說他膽大麼？是妹子的女婿，妹子要作一分主兒，要求母親垂憐，寬恕他一次。二哥若要打他，妹子情願代打。」水夫人道：「我也深悔在這裡，我因他蠻皮勇力，竟忘他是八歲的孩子。他這事犯得大了，來求告，我若一口就許他，恐他恃有護符，便至肆無忌憚。那知他究是小孩，經不得嚇，就到這個田地。此次自然寬他，只他好起來，大小姐這些話，卻不可使他知道，長他之智。你說他是你的女婿，可是我的親孫，是你二哥的塚子哩！為祖、父的，那有不憐愛子孫之理？愛而勞之，方不是禽犢之愛，大小姐不可不知也。」鸞吹含淚受教。

秋香道：「文仁、文義傳稟進來，報人在外發急，說是只報得王會元一家，連第二名田老爺還沒去報，先趨太師爺府上的，怎不發放他們？」水夫人道：「快吩咐張順稿賞，我們因亂著龍兒，竟忘了這一節了。」張順連忙打發，報人爭多論少，張順道：「世子瞞了太師爺，太師爺大怒，要重處，世子嚇得厥暈了去，這會子還沒救醒，你們兀是一千五百的瞎討嗎？」報人伸出舌頭，縮不進去，一哄而散。

裡邊鵬兒已煎好湯藥，素娥灌服下去，不多一會，便住了搐。須臾，甦醒，看見素臣在房，忙跪下去，只顧發抖。鸞吹慌忙抱住道：「婆婆已許下寬恕你，不打你了，休要害怕。」水夫人也怕復發驚搐，安慰道：「已與你父親說了，饒你初犯，以後斷乎不可。冬梅，可領到我床睡一會，要吃粥，可把粥與他吃。」龍兒心頭一塊石頭，方才落下，向水夫人、素臣俱磕了頭，進裡房了。

麟兒只顧扯田氏衣襟，田氏方向素臣道：「報子說第二名進士姓田，相公可問一問，是兄弟不是？」素臣道：「我竟忘了！」因傳信出去，並問會元之名。須臾來說，報子已去，抄有全錄。素臣看第二名果是田寶，會元是王鼇，謝遷亦中經魁。田氏大喜，麟兒亦喜形於色。

不一會，張順傳稟：「禮部請世子赴宴。」水夫人道：「龍兒驚病初癒，去收了宴來罷。」因令文恭去領宴。合府男人，自任公至山東十二將，女人自任母至碧蓮、翠蓮，俱來道喜。素臣、田氏內外接待，正忙不了。忽報聖旨到來，素臣出接，卻是懷恩口傳之旨。文恭稟道：「奴婢到禮部，禮部說別位不到盡可，獨世子是奉旨要到的。因同奴婢到宮門去回奏，才差戴老公公來的。」懷恩道：「公相錯怪世子了！那日，太皇太后知道世子已經開筆，便問他可會做表判策論，世子說是都會，就對萬歲爺說：『幾時考他一考，若中得進士，便欽賜舉人，送入場中。若中出一個八歲的進士，也是千秋佳話。』」故於初七日召進宮去，考了他一篇四書文，一篇經文，一道策，一篇表。日頭還在天上，就都做完了，又做得好，把萬歲爺就喜壞了！便教內監悄悄送入科場，不許洩漏。完場出來，萬歲爺說：『二場都好，頭場頭一篇，還有會元指望。』吩咐世子回家，一字休題，等忽然報去，好教太夫人及公相猛喜一喜，那知反害了世子！萬歲爺見了榜，就傳到禮部：別進士不到便罷，獨第八名文龍是必要到的。本朝百餘年，從沒八歲孩子赴聞喜宴的，也可傳為儒林佳話！方才禮部來奏，萬歲爺著急得了不得，特令懷恩來傳旨，說病若稍愈，必要去赴宴的。」

素臣道：「學生若知道這段情節，感激皇恩不盡，也沒這場意外之病了！如今病雖初癒不知可能勉強奉旨，待學生進去看來。」素臣進來，把懷恩之言，細述一遍。水夫人道：「如此，便非其罪矣！他先一字不提，致有此事。但病雖小愈，不知可得著勞哩。」素娥道：「他是急驚，驚退即愈。方才去看他，已坐在床上動手動腳的做那八字動功，怕甚勞他！他嚇得要死，也叫他去快活一快活來。」素臣連忙喚出，隨著懷恩而去。

到夜，紗燈彩仗，鼓樂喧天的，送將回來。二十四名小內監，捧著金蓮寶炬，御賜彩緞金銀，果品茶食，靴帽袍帶，紙墨筆硯，及諸般玩器。龍兒帽插金花，身披全彩，面上吃得紅馥馥兩個小腮，進房拜見水夫人等。水夫人道：「不過中一名進士，怎當皇上如此厚賜？」龍兒不敢答應。小內監道：「萬歲爺說，累世子吃嚇，與太皇太后、皇后、皇妃各位娘娘賞賜補苦的。」素臣忙忙的賞稿內監人等去後，領著龍兒到祖廟，裝點香燭，拜謝祖宗。令文恭、文寬掌燈，去拜見古心、始升夫婦。阮氏謂三子：「你看兄弟這般光彩，可也眼熟？」三子道：「孩兒只不得進場，若進場去，也包管奪得幾名進士！」始升已預備酒筵，留龍兒小酌。

鸞吹笑咪咪的看著龍兒，越看越喜，問道：「你去赴宴，心裡可也喜歡？」龍兒道：「有七人坐在姪兒上首，何足為喜？足喜的，是謝老伯口口聲聲的叫姪兒年兄。」始升贊道：「好志氣！包管殿試便是狀元，我替你定下采頭在這裡。」因在袖中，取出一個金錢，面上『狀元及第』四字，輪廓分明，一條金索雙貫，親手套在龍兒頸上。鸞吹取出花紅，加插兩朵金花，加披一幅大紅縐紗全彩，著兩個童兒，兩丫鬟，拿著四盞絳紗燈，送龍兒回宅。

是晚，素臣即宿藍田樓，問龍兒：「見了舅舅，可曾道達父母想念之言，問明舅舅不來之故？」龍兒道：「舅舅並不曾來赴宴。」素臣道：「是惟恐一赴宴，便要即到我家。大約不出麟兒所料。臚傳後，方來見也。」田氏道：「麟郎，你看哥哥今日光景，可該認真讀書？」麟兒道：「讀書原不為科名，若但說科名，非孩兒所難也！」素臣道：「小子輒敢大言不慚，汝等依傍門戶，將來取科甲自易。但以我之文，尚屢躓場屋；日京之文，尚不得一衿；況汝等乳臭，未識文家之奧乎？」龍兒道：「不敢瞞父親，孩兒頭一篇文章，即是抄父親的窗稿。皇上看見，把舌頭都吐了出來，說必定會元。看到後兩篇，說可惜力弱了些，只可望會魁。」

素臣道：「會試首題，正是我那年歲考題目；那篇文字，是考在三等中間的。婆婆疑我荒廢，欲加責罰，後見了那文，方說是試官之過。可見文無定價，亦猶送花之實時耳！」龍、麟兩兒，方不敢視取功名如拾芥矣。

次日，素臣、龍兒謝恩，謝賀客，見主考官師畢，回府。文義報：「山東諸將家眷俱到，已見過太夫人，要叩見太師爺謝恩，並見世子賀喜。」素臣辭謝，令各婦從屋，吩咐備二十六席，分送奚奇等十二將，以兩席賞金硯夫婦。至晚，諸將夫妻俱到宅門謝酒，一概回去。惟金硯、柏氏欲進內服役，苦苦求見。素臣准其進見，不准服役，令設單，行四拜禮。金硯不敢。素臣道：「你已是朝廷命官，文恩、文容都是如此，何況你夫婦也。」

金硯只得同妻登單，四拜起來。柏氏見素臣看他一眼，想起當年之事，忽然羞恥，一朵桃花上臉，登時頭頸俱赤。素臣覺著，慌忙遣出。進與水夫人說起：「又全家妻妾，原有良心，只為被又全逼勒導引所致。家中僕傭婦女，常聞母親訓誨，但無可虞。只愁雲氏一人，淫蕩受用慣了，今又另居一宅，只盼望來見母親一面，恐其邪心不改耳！」水夫人道：「我初時也是愁他，以後知道尚是中人之資。他自歸容兒，還未同房，可知其非妖淫之物也。」素臣問是何故。

水夫人道：「他因守景王三年之喪，賽奴再三捺勸，才許期年以後。前日進了新宅，容兒等因文恩已成人道，與本府家人，山東諸將替他送房，多吃了幾杯，要去強姦雲氏。雲氏不從，幾乎弄出性命千條來！這都是賽奴之言，故此知女尚是中人也。」素臣大喜道：「孩兒前在文華殿，見他得了賜配容兒之旨，連連磕頭，那種歡喜感激之狀，孩兒心甚勃然。不念景王之寵愛，而喜遂其私情，不特淫浪，而且無良，故深以為憂。今能如此，乃知前日之喜，為得全性命之故，還是人情之常，不足慮矣！」

次日黎明，車駕忽然臨幸，素臣慌忙出迎。一進府門，便問：「何處可以密談。」素臣引至日升堂書室。天子把女官、內監都遣出外，方說道：「倭國王源義隆表已至，願原世為不侵不叛之臣，表辭極謙，貢禮極重，朕只受其土儀，將木秀等釋還，此一事也。不過令素父知之，非欲就商之事。特來求教者，是貴州、雲南兩省之事。貴州副使劉福奏：普安州土判官隆暢妻米魯造反，自號無敵天王，出入建黃鉞。一月之內，聚眾數十萬，攻破省城。巡撫錢鉞，總兵官焦順，俱為所執。都指揮吳遠出戰被擒，幾有破竹之勢。更結連雲南孟密土婦曩罕弄，亦偽稱天娘子，大掠孟養，逼脅木邦八百，與為聲援。哈國公沐昂往撫不受，飛章告急。數年前童謠有『只知豬能吃糯米，不知糯米醉殺豬』之說。朕想：豬與國姓同音，糯米亦稱元米。豬吃糯米，已應太祖滅元之？今貴州反婦適名米魯，魯糯聲同，懼其復應童謠末句。閣臣樞臣或議撫，或議剿，朕不能決。因素父尚未滿假，故特親造，專候素父裁決。」一面於袖中取出兩省奏章。

素臣看畢，奏道：「以臣愚見，曩罕弄可撫，米魯不可撫。曩罕弄因不肯受其姪罕落法節制，故叛木邦，逐宣慰。掠鄰夷，尚無大惡並辱及中朝也。米魯則與營長阿保通姦，毒殺其夫，逼前子隆禮烝己，淫惡極矣！今更僭名其居曰承天，稱尊號，改服色，大敗官兵，擄執大臣，其辱中朝矣！臣前至貴州，即知其與副使劉福交通。奏中之言，尚未全實，即果聚眾數十萬，亦烏合之徒耳！臣平田州時，因其逆跡未形，難以並治，故但授計乾珠、開星等，令其不時偵探，俟逆跡一著，即遍發露布，假稱臣自領大兵自川赴剿。彼聞臣至，必膽落歸巢，為據險之計。令乾珠輕裝出奇兵，襲之於阿馬坡，伏鬆紋於馬尾籠擒之。一切地勢險要，軍事機權，已俱詳悉口授，乾珠、開星既能領悟，神猿復有暗解。大約二十日後，即得捷報；一月之內，事可大定。今只須草詔書兩道，一拿問劉福，一撫諭孟密，著金硯馳赴軍前，令乾珠等奉行。米魯既擒，則曩罕弄震懼，臨之以兵，自即受命。劉福一拿，米魯餘黨無所倚恃，亦不復竊發。然後選兩重臣，易換兩省巡撫，為善後之計，便永無後患矣！」

天子大喜，出位揖謝，以手加額道：「此天以素父賜朕也！議撫者，不特養癰辱國，彼亦必不受。議剿者，議發京軍三萬，雲、貴、川、廣兵十二萬，勝負未可知，而京軍則往返跋涉二萬里，四省兵亦皆千里裹糧，供費不資，勞苦至極。與不發一兵，不籌一餉，而已決勝於萬里之外者，相去奚啻天淵也！朕因童謠所惑，心膽俱備；聞素父一席話，如釋重負矣！素父可即為朕草詔。朕前次未曾入園，可令大駙馬隨朕一遊後，將擾素父之飯，須以素父每日自膳之饌進，若加一品，朕即斷斷不食也。」素臣領旨，令文恭等清園，喚出鳳兒隨駕，自己忙去草詔。

天子入園周覽，來至星台，見台下石級邊俱圍以木柵，柵門封鎖，封皮上標著「二月初九日封」字樣。天子問鳳兒：「此台係朕特建，與汝母子觀星望氣者，何以封鎖至今？」鳳兒奏道：「臣父因台上可見宮中，故行封鎖，惟許臣母一人得上。臣母因家元未登，故仍是原封。」

天子令開封上台，問隨來宮女、內監：「那一座是乾清宮？那一座是交泰殿？」直問到仁壽宮止。女官等定睛細視，逐一指出。天子諦觀大笑，問鳳兒：「日與地孰大？」答曰：「日較地大五倍有餘。」問：「地與月孰大？」答曰：「地較月大四倍不足。」天子道：「如此，則月比日小至數十倍矣，何能掩日而使蝕耶？」答曰：「日行三限，較月行三限，俱約高至二十倍。高則大者覺小，下則小者覺大。故能掩而使蝕也。」問：「日月蝕有定算乎？」曰：「有定算。」問：「古何以有當蝕，不當蝕而蝕？」曰：「此曆官之誤耳！」問：「既有定算，何用救護？」曰：「古人幾杖盤盂有銘，皆以警其心也；況日月相凌，天象可畏也！」

問：「今歷有誤否？」曰：「有誤。」問：「何以致誤？」曰：「誤在差數不備，實則視測不明，並以橢圓為渾圓。」問：「橢圓如雞卵乎？」曰：「誠如聖諭。」問：「雞卵子外何物？」曰：「無物。」問：「何以知為無物？」曰：「見者為有，不見者為無，六合之外，存而不論，不可得而見者，亦不可得而有也。」問：「山海之高深可測乎？」曰：「山高可測，海深不可測。」問：「何故？」曰：「亦由有見有不見也。山高可見，故可測；海深不可……」鳳兒說到那裡，頓了住口，隨改說「海深不可視，故不可測。」天子覺有緣故，問「何故頓口，而改『見』為『視』？」鳳兒跪奏道：「禮雲：『二名不偏諱』。若一語內全犯太上皇帝御名，臣實不敢！」天子登時汗流浹背，滿面發赤，愧謝道：「卿智而知禮！朕不如也！謹受卿教，不敢得以童子視卿矣！」自此以後，天子皆稱鳳兒為卿，不敢以爾汝稱之。各女官、內監見天子如此致恭，都面面廝覷，驚異失色。

天子下台，至補袞堂坐下，解開龍袍，裹鳳兒於懷，祝曰：「願推卿之心，以置朕腹，使朕得增長志意如卿也！」素臣兩詔寫完，自內趨出。鳳兒忙要下地，天子故持不放。鳳兒道：「皇上有旨，令素父勿跪。」素臣認是真旨，鞠躬獻上。天子看畢，交素臣緘封，令內監馳付懷恩用寶。因問鳳兒：「卿雖多智，乃可面矯朕旨乎？」鳳兒道：「臣可跪君，父不可跪子。陛下持臣，使得罪於父，而歸過於君。臣故行權矯旨，正父子之倫，實以全君臣之義，寧受矯詔之罪也！」天子道：「朕故持卿，欲觀卿智。微卿言，朕亦降旨如卿意也！」因放下鳳兒，向素臣述知前事道：「聰慧若此，而亦不得列於智囊，則智囊之智可知矣！朕得此兩快婿，何幸如之！」素臣頓首謝。

早膳已到，天子看是魚肉蛋腐四色，道：「素父何儉若此？」文恭奏道：「此尚是宣成君之奉，公相則更少一輩矣。」天子道：「素父乃以天下儉其親乎？」素臣奏道：「臣母雲：每食四簋，古人以養賢之隆禮，不許臣過其數；而或腐或蔬，又必欲供以一素。非臣之不能備物也。」天子歎復良久，深贊豆腐之美，雖珍錯何以前過之。

膳畢，水夫人率同古心、阮氏及田氏等，出廳朝見。天子賜水夫人坐，令諸人俱退。問：「婢僕自賜膳而外，朕所未見幾人？召來一見。」於是文虛、文媼、張順妻沈氏、紫函、冰弦、秋香、晴霞、生勝俱出朝見。天子見沈氏已有冠帔，文虛、文媼受文恩誥封，已服一品冠帶，將紫函等五婢，俱賜宮人冠服。向水夫人道：「聞諸婢俱有才貌，朕於榜下，欲擇少年無妻者婿之，故一見，以為相女配夫之計耳。」紫函等不肯離水夫人，俱俯首垂淚。秋香更哭跪奏：「願終身不嫁，伏侍太夫人，不敢奉旨！」天子沉吟道：「男婚女嫁，乃常禮也。素父當勸諭之！」因即發駕回宮。

初一日黎明，金硯領詔赴滇。素臣假滿入朝，天子留入便殿早膳，亦有一碗豆腐，向素臣道：「真佳味也，不擾素父，將終身失之矣！」天子傳上皇恩旨，賜兩名降職太監，專司大門為門監。一名是冒神功，因廣西失守，撤回降職；一名是廖去病，因採選秀女得財，發覺降職。冒神功要來與葉豪等同事，已覺赧顏；廖去病是拷打逼詐過素臣的，更加羞懼。隨回府中，叩見水夫人及各位夫人及公子，好不慚惶。素娥、湘靈都是跪著廖監，受他凌逼的人，做夢也想不到，今日反來磕頭，口稱奴婢。正是：

狐威假虛曾驚獸，魚服聞雷已化龍。

三月初一日，吉於公、韋杰、易彥到京。素臣因於公係本府長史，家口不多，就住從屋；韋、易二人聽其另住候缺。初三日殿試，素臣迴避。初五日傳臚，天子特召入朝，坐於屏風之內，把三個卷子遞與，說道：「三卷俱佳，而首卷尤簡括精當，非深於韜鈴者不能！且兩卷俱截然三策，首卷獨策天時，則縮地利人和；策地利，則從天時落脈，結歸人和；策人和，則雙縮天時地利，發明孟子之意，獨操兵甚之原。讀卷官皆推為壓卷，朕亦定為狀元，素父以為何如？」素臣揭開第一卷看時，見是龍兒筆跡，呈卷急奏道：「此卷字跡，有類臣子，臣不敢奉旨！」天子道：「正為是文龍之卷，故欲素父親見三卷之優劣，以見朕之非阿私耳！」

說畢，便要填寫名次。素臣俯伏於地，激切奏道：「以紈綺乳臭，壓天下英才之卷，遇賢關而沮士氣，臣死無日矣！」天子親手挽起，諒其誠懇，因倒下一卷；素臣力爭，遂置第三。素臣復力辭道：「鼎甲內臣子斷不敢居！」天子重違素臣之意，只得復降一名，太息道：「他人以門戶升，而世子以門戶降，豈不惜哉！」

鴻顏寺傳唱：一甲第一名謝遷等三人上殿。天子謂謝遷道：「卿屢辭職，欲大魁天下耳，奈已被八歲兒得之。非素父力爭，則卿志不遂矣！」因將龍兒之卷與看。謝遷初不肯信，及見龍兒三策，不覺咋舌驚魂。忙俯伏於地道：「臣自揣制義不如王鑿，策問或可爭勝，故妄想奪魁。不料文龍之文，雄博精要若此！伏乞陛下仍改文龍為元，臣不敢顏居其上也！」天子道：「卷已填定，安可改乎？」因即令上鼈。復問榜眼田寶道：「卿年若干？曾否受室？卿父何名？曾否通籍？鎮國公夫人田氏，亦籍彰德府，是否同

族？」

田寶道：「臣年十七，已有妻室，臣父田鳴，通籍為翰林侍讀。素臣妻田氏，即臣胞姊。」天子大喜，顧謂素臣道：「甥舅同登，殊可喜也！前日造府，何不令其見駕？豈素父亦避嫌乎？」素臣因將屢次訪尋不著，及麟兒逆料之言奏知。天子因問田寶，田寶奏對，與麟兒之意符合。天子拊掌道：「知舅者，莫若甥，朕喜得兩端士矣！」復謂探花王鼇道：「素父薦卿制義為本朝第一，會試已驗其言；惜策問步遜，非素父力爭，則不得鼎甲矣！」王鼇俯伏謝。

鴻臚寺復唱傳，二甲第一名文龍等八十二人上殿。天子謂龍兒道：「卿卷已定元。為卿父力爭，降居第四。但狀元本為卿物，宜一體占鼇，今科分作大小狀元可也。」

本朝令甲：狀元冠服，俱由宮中製造，因不知身材長短，故袍皆制長，而不縫邊。至臚傳之日，宮女二名，一捧宮袍，一捧剪刀針線，在殿伺候。俟傳出狀元，便替他披袍在身，扶上鼇頭。宮女跪於鼇旁，將金剪剪去兩袖及袍邊多餘之綢，用五色彩線縫好各邊，故得稱身。本科因有八歲進士，皇后復令宮人預製小冠小袍，以防著龍兒。宮人見點了謝遷，已打帳仍捧回宮；忽聽旨意，要一體占鼇，便忙把龍兒袍上鼇頭，裁剪宮袍，登時縫好。一樣插戴宮花，與大狀元謝遷，同出長安門掛榜，去赴瓊林宴不題。

素臣退朝，稟知水夫人。水夫人道：「我向來知道五個孫兒，武藝以龍兒為道，文章以麟兒為首，天文首鳳，地理首鵬，詩賦首鼇。會試墨卷，媳婦說是抄你歲考文字，怎殿試三卷，又足壓卷？」田氏道：「試三策，龍郎也說是抄相公的。」

素臣道：「我並未做過此三策題問。怎說是抄我的？」田氏道：「龍郎說是抄相公『天時不如地利、地利不如人和』的一篇孟義，他把來扯長了，化作三策。」素臣大笑道：「這小奴才好造化，怎偏撞著對頭帽子！皇上說別三策不能聯絡，龍郎一卷貫穿說得法，卻是這個緣故！我記得這篇孟義，也是考作，是十幾歲上不取縣名的文字，幾乎被他騙了一個狀元來，真怪事也！」水夫人大息道：「考三等文字，可中會元；考縣名不取文字，可中狀元！古人說：功名到手，方見文章。本朝百餘年來，不知許多元魁文字，埋沒落卷之中，真可歎也！」水夫人等正在慨歎，廖監傳進欽定賜婚名單，說是內閣奉旨抄送。看那單時，是：

冰弦，賜配南直華亭縣進士虞揮；秋香，賜配雲南蒙田縣進士凌虛；紫函，賜配浙江烏程縣進士禹陵；晴霞，賜配南直無錫縣進士倪又迂；生勝，賜配北直宛平縣進士國無雙。

時諸婢俱在房中，紫函、冰弦、晴霞、生勝各掩面悲啼；惟秋香呆著，並沒感容。水夫人暗付：我托飛娘勸化，想已回心。因勸慰紫函等道：「婚嫁大事，況你們所配四人，內三人與吳江切近，一人又與賜第切近；與我等雖離而實不離，何用悲泣也？」一面吩咐田氏等為諸婢整備嫁妝，阮氏替秋香準備，差文敏去探聽賜婚日期。方與素臣斟酌遣嫁之禮，忽見田氏房內夏蒲飛跑進房，報導：「太夫人不好了！秋香往後園投了湖了！」水夫人等俱如冷水澆背，震栗不已。正是：

死別願先從地下，生離不肯向雲南。

總評：

素臣不急慰龍兒，而急慰太夫人，乃至情至理。而鸞吹謂其忍心，此有天性人所為掩卷而長歎也！鸞吹且然，況下此者乎？不顧父母而惟恤子孫，茫茫天下，強半皆此輩耳，可慨也夫！

忽然報去，好教太夫人及公相猛喜一喜，天子猶以常情待二人也。不特不喜，反怒而欲撲，則賢者所難作者！落想如在天外，卻又深入情理，得勸教之大義，此為家正宗。

龍兒雲：「還有七個人坐在上首，何足為喜。」惟出自八歲兒，乃覺切聽。否則第一人便足滿志矣！然視今之峨然丈夫，而幸得一第，即已神舞色飛者，相去奚啻天淵！

麟兒大言不慚，非素臣頂門一針，幾何不坐井觀天也？文無定價，猶醫卜之賣時，實為定論。至補筆之妙，則總評詳之。

柏氏一段，全為雲氏縈前拂後，乃知排山倒海之風，起於青萍之末。米魯之反，何筆氣矜，實如童謠，舉朝股栗矣。而素臣早定襲擒之計，其授計乾珠，尚不足奇，奇在孑然一身，浪遊貴州時，已灼知劉福之交通，阿馬坡、馬尾籠之出沒險要。有此奇人奇事，成此奇書奇謠，諸葛公所由於草中預定三分之局也。顧我亦曾為諸生，亦游半天下，而兩眼如豆，視東失西，讀此不覺吐舌不收，汗流如洗！

寫鳳兒之智而知禮，妙在智囊一襯，便見素臣諸子，無非驚驚麒麟，隨落隨掃，隨掃隨生，筆墨之妙，難以口宣！

獨贊豆腐，不獨為寒儒生色，實見世人之厭常喜新、驚遠襲近。即一腐而慨之也，肉食者鄙，未能遠謀，宜素臣之知兵也夫！

廖監司閹，反向素娥，湘靈叩首稱奴，痛快淋漓之筆！